



侯吉諒

民國47年4月25日

嘉義

學歷／中興大學畢

經歷／聯合報、中國時報

現職／聯副編輯

作品／已出版散文、詩集多種

## 交響詩

一個個高大的身影從樂句中升起，  
以一種下墜的力量，  
巨大的肩膀沈重的向上伸展，  
黑色的披風垂了下來，  
從頭部的位置，鼓漲著渦旋的氣流，  
強烈的陽光在黑暗的額頭熾熱地燃燒，  
融化了那些，人世的面目，  
一如冷肅如鐵的揚聲器，  
不動聲色，  
他們，  
非常模糊地在音樂中尋找天地玄黃，  
創造宇宙洪荒。他們的旋律，

血行於生命的底層，一種  
忍不住的騷動與心悸，一種

戰火燒炙白骨屍骸的惡臭，

利刃刺入骨骼的清楚的撕裂，

瀰漫在晨霧未散的松林，遠處有

女子們亮麗而好聽的笑聲，

教堂裡的鐘聲如此平靜，叫人想起

那些狂野的海濤拍打嘈峻鬆軟的雲層，

那麼輕的音符像空氣在陽光下飛揚，

卻以殞星的重量墜落，

摩擦，擠壓，撕裂，而後在真空中

忘我的燃燒，用自己的血

自己的肉，自己的骨骼、毛髮和

強烈的憾事或者激情。如沙漠那樣的

絕對。

巴松管木質的聲音在年輪的深處低迴，

帶著夜霧的濕涼穿過松林，穿過

那年的風雪，還殘留著冷月的餘光，

低音大提琴輕輕滑過漆黑的夜色，

聲音在時間的波動裡如光的解散與重組，

在他的思維中凝固，在他的回憶裡

沈澱成寧靜的

寂寞。

他眉目深鎖，在聲音中進入自己的心靈，

一個清晰的身影在逆光的年代慢慢出現，

安靜站著，等待遠方的音樂如等待

華麗的夢想。直到火車進站——

那是小鼓的進行曲節奏，狂暴而有秩序；

那是銅管的進行曲旋律，整齊卻又狂暴；

有人下車帶回來許多城市的故事，有人上車

帶著他的許多想像如人生的序曲，奔向遠方

那裡，有一把小提琴柔情似一縷長髮，

可以繫住他初初懂得雄壯的溫柔，  
一襲碎花長裙在光的陰暗角落走出小巷，  
有意無意的往他痴痴站立呆望的方向，輕輕  
輕輕笑了一下。那是風鈴化作流星，  
煙火般劃過宇宙的邊緣，  
在飽漲的胸口，豔麗、燦爛、神聖，  
如管風琴不斷向上升起的音階，  
在星雲般的迴旋中向上帝的位置傳頌  
單純而虔誠的信仰。像休止符那樣的  
安靜。

## 評析

辛鬱

閱讀一首好詩，你會感覺身心有一種無比的舒爽；彷彿清晨出門，走向田野，吸一口清新空氣。這種感受，在日常緊張忙碌的生活中是不易獲得的，因此，人們似乎也並不迫切的覺得有那種需要；一首好詩，往往便這樣被冷落下來。

「交響詩」是一首能讓你深深感動的好詩，因為它非常細緻的表現出音樂的昂揚、幽微、激蕩、沉潛之美，它的抽象美不是訴諸感官的。而是需要你以靈魂去接應，去感受它的動、靜與多樣的變化。作者用了上下對觀的表現手法，形式上的突破舊有的格局，使語句所展延的音樂特性——節奏感、與意象所呈現的繪畫特性——造形感，非常強烈但有序的作了融合，使全詩傳達了作者內心的交響：那情感與愛的真、善與美。